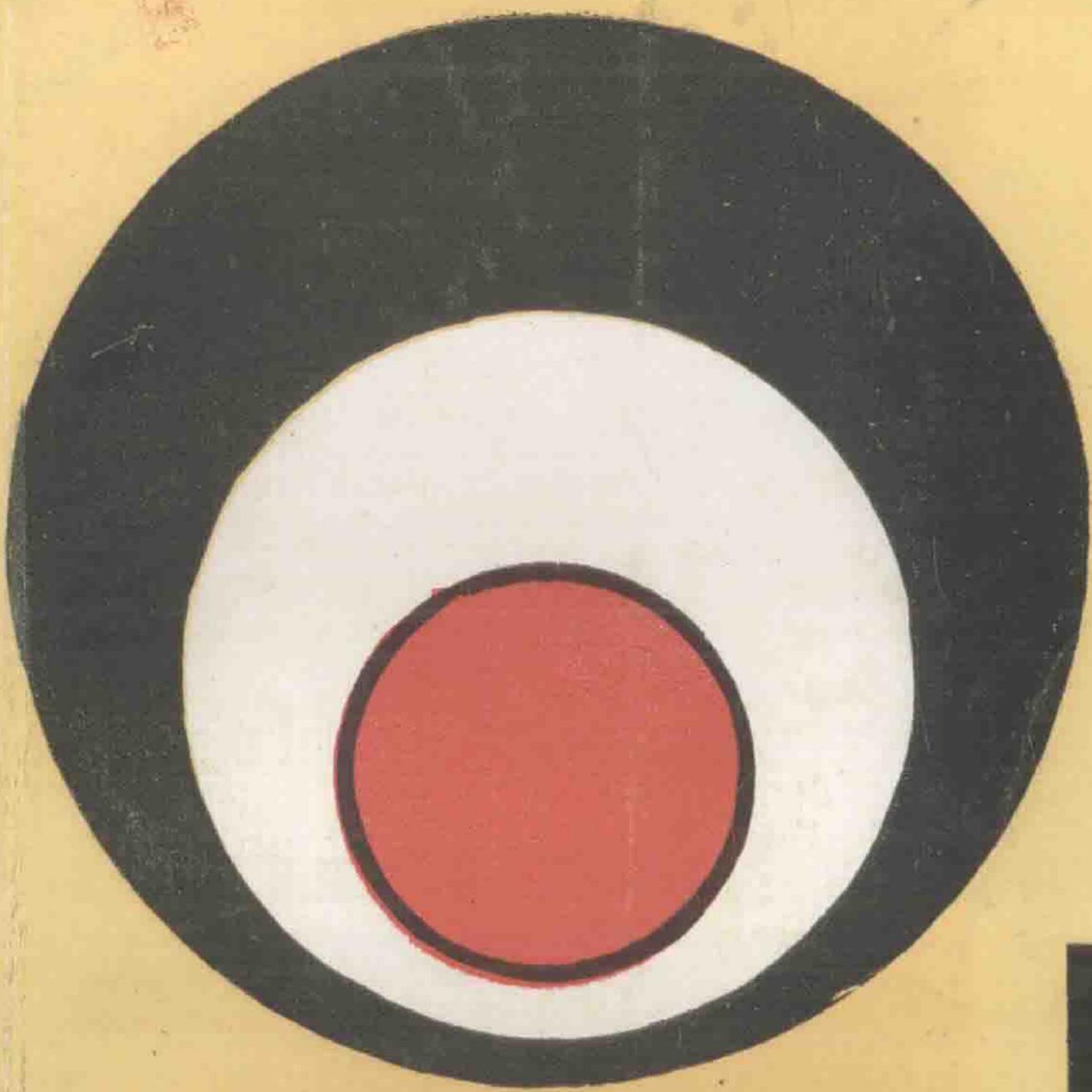


DUCHUDIGU · ZOUCHUDIG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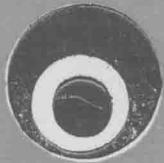


走出低谷

罗亚平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DANGDAIQIYEJIA CONGSHU



《当代企业家》丛书

主 编

中国作家协会湖南分会
湖南省企业管理协会
湖南省企业家联合会
湖南省作家企业家联谊会

著

谷

——记深圳化工塑料实业公司总经理

席道栋

人民日报出版社

在改革大潮中携手前进

——《当代企业家》丛书序

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省长 熊清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个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大潮，奔腾于古老的中华大地，一大批优秀企业家、改革家脱颖而出，乘浪而来。他们大胆创新，勇于开拓，为国家的繁荣和昌盛，为民族的文明和进步，做出了可喜的贡献。

伟大的时代，呼唤着我们的文学家投身于这场社会的大变革中，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强烈的历史史命感，去表现改革，宣传改革，为企业家、改革家立传。为了让文学家更好地了解、熟悉企业家，在文学画廊上，树一代勇于探索、开拓前进的改革者形象，也让企业家理解文学家、和文学家结成真诚的朋友，支持、鼓励文学事业的发展，中国作家协会湖南分会通过与企业家们充分交换意见，决定成立作家、企业家联谊会，并组织写作、出版一套《当代企业家》丛书，

使企业家和文学家在改革的大潮中携起手来，共同走向光辉的未来！

这是一种沟通，一种信任，一种支持，这也是一种创造。

我们的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有着光荣的传统，但目前还贫穷、愚昧、落后。要摆脱这种贫穷、愚昧、落后，尽快地使国家变得富足、民主、文明，唯一的出路就是坚持改革，以改革总揽全局。现在，我国的改革进入了关键阶段。改革当然会有风险，但不进则退，退是没有出路的。我们必须抓住历史给予的有利条件，进一步贯彻党的十三大提出的加快和深化改革的方针，迎着风浪前进，同心同德，共度难关，坚决而又稳妥地把改革中不可回避的难题解决好。

我祝愿我们的企业家，尤其是编选进这套丛书的优秀企业和企业家，在改革的热潮中，破浪前进，为巩固和发展改革的成果，做出新的贡献！

我也祝愿我们的文学家，勇敢地投身于这场伟大的改革，更好地把握住时代的脉搏，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迎接建国四十周年的到来！

目 次

序	熊清泉 (1)
一、特性格	(1)
深圳内地人	
“老宝安”的话	
水土异也?	
啊,开荒牛……	
二、人物速写	(14)
同志,你请坐	
“电话经理”	
你算找对了	
公关小姐	
掌勺的大学生	
三、来时路	(31)
住友与中国	
爱子·神童·学徒	
参加革命	
小镇长	
行伍生涯	

四、南飞鹊………(49)

拓展的世界

人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吗?

你为什么不能

贸易立国

五、公司春秋………(77)

他炒你的鱿鱼

突击行动

老功臣

金蛋效应和黄金链

左右开弓

六、经理情丝录………(114)

小记事簿

坐而论·志同

奇异的婚恋

“孽爱新唐”

国事家事

丁权辞民调

我快死了，你都不管

胆小老公

高级经理人员的烦恼

坐学大领导章

七、路遥遥………(137)

因为我是共产党员

国中巨变书

不能没有危机感

翁举·童耕·王立

中英街漫步

命悬丽水

又见明日的朝阳

外商心

斯文雅行

一、特区性格

深圳内地人

深圳，这两个笔画并不简单的字，在我的词汇中并不陌生。然而，真正第一次与它联系在一起的是另外三个字：席道栋。一个陌生的名字，一个并不年轻的人。

一个年轻的城市，一个并不年轻的人，照理说是扯不到一块去的。然而采访本上的记录分明不会欺骗我的眼睛。采访对象：席道栋，57岁，深圳化工塑料实业公司总经理，一个内联企业的决策者，一个在特区工作的内地人。采访地点不言而喻：1988年初夏的一天，我背上挎包，匆匆踏上了南去的列车……

在列车的硬卧车厢里，我手里捧着湖南文艺

出版社出版，曾锦初主编的《年轻的世界》一书，这是本全面介绍深圳特区情况的散文集。书的封面彩色照片，前景是正被开挖削平的土山，远处是业已建成的摩天大楼群。彩照与书名非常吻合：深圳确乎是个年轻的城市，是个年轻的富有摩力的世界。书的扉页，有胡耀邦，邓小平的题词：

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立场
不变方法全新

胡耀邦

一九八四·五·二三·

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
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
正确的。

邓小平

一九八四年一月廿六日

在列车重复的，哐郎哐郎的行进声中，我翻阅着杨沫、刘宾雁、高晓声、黄宗英那组“边城断想”的优美散文，我希望借助我所喜爱的这几位作家的笔和眼睛，对即将抵达的深圳，作次远

距离的眺望。然而我的思绪蓦地“断裂”开了，一个挥之不去斥之又来的思想，顽固地占驻了我的脑海：究竟深圳特区是怎样一个异域魔地呢？难道真象阿拉伯人脚下的飞毯，象魔术大师手中说变就变的魔杖吗？难道在内地无所作为的每一个内地人，一旦到了特区，都能象席道栋一样成为被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成为接触到地母的坦泰，一夜之间便变得力量无穷，便能在特区建功立业，轰轰烈烈干出一番事业吗？

也许，这就是促使我离开洞庭湖畔的岳阳城，登上南去的列车，要去采访我这位内地家乡人席道栋的目的和初衷吧！

抬头注目窗外，风驰电掣的列车正驾过湘中的水泽，河流，田野，村庄。大地如一幅幅凝重而色彩斑烂的油画，飞旋着向车后甩去。我心中不觉涌起一种自豪与悲壮之情：三湘子弟，自曾国藩组建“湘军”，左宗棠西征戈壁，毛泽东秋收暴动，彭德怀平江举义，他们在外面总是南征北讨，打遍天下，创立奇勋。或饮血沙场，马革裹尸，或名标青史，著像云台。老一辈革命家，自不必去说了。单就今年年初，去海南岛特区“龙年下海”的作家便有叶蔚林，韩少功、张新奇等五六人，最近据报载莫应丰又要去海南岛当农场

主。他们都是我崇敬的作家。他们为什么要抛却省城优越的生活和创作环境，而去到昔日苏东坡流放的天涯海角呢？内地有什么窒息人的氛围，而特区又有什么特别的“磁场”，以至在内地掀起一浪高过一浪南下特区的“深圳热”、“海南热”呢？

席道栋原是岳阳洞庭氮肥厂一名“企管”干部，他去深圳“下海”打天下，幸运地成功了。所有象他一样“下海”的朋友们都能成功吗？

特区啊！在特区工作的内地人啊！你们真是一个令人不解的斯芬克斯之谜。

“老宝安”的话

“南头苍蝇深圳蚊”，在广州开深圳的109次空调车上，一位老人告诉我。

老人七十高龄，象所有的广东人一样瘦瘦精精，一张布满菊花瓣纹的刀片脸上，精神矍铄，风霜犹存，他使我很快联想到几年前一幅颇有争议的油画《父亲》的形象。他健谈，一路上，他兴致勃勃滔滔不绝地同我这后生拉家常、摆谱：

深圳呀，旧时原就是一个小镇，不大，骑跛脚马，一袋烟的功夫也就可以转三两个圈。抗战前，这里曾出现过一座名噪四方的大赌场，叫什

么“深圳娱乐场”，学的香港，嫖赌吃黑，样样俱全，暴起暴落，暴发暴死，也曾“风光”过一阵子。

要知道，这地方三面临山，小镇刚好地处谷底。山高皇帝远，朝廷鞭长莫及。蛇蝎孽生，匪盗相扰，只是害苦了这块地方的穷苦百姓。这地方原来就流行着这样一句口头禅：“宝安城，宝安城，自古十家有九空，男子南洋当猪仔，女子流落出家门。”往年间，宝安城出城几步路，就是荒山一片，孤坟几座，活物除了一匹匹瘦狗，就是提着破篮，拄着讨米棍的孤儿寡母。

我年轻时，跑过香港，马来西亚，不久又回来了。真要远走高飞，又着实舍不得，中国有句古训：儿不嫌母丑，狗不厌家贫。

我在这小镇上，满打满算住了六十年，一个花甲子。宝安县在镇前挂牌那阵子，还把我老头请上台去，作为一个历史的见证人。结果，“历史见证”并不妙。

那年头，姑娘家，小伙子都疯了似地往外跑，跑香港、溜澳门。被自己人打死在深圳河、暴尸在海汊子里，还是照样跑。开发蛇口工业区的时候，一次就从海湾里捞起三百多具已腐烂变质的尸体……那时节，这地方穷呀！恶呀！

现在好了。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如今象你们这样的年轻人，又倒过来疯了似地往这个“穷窝子”里钻。今非昔比，深圳这地方，做梦一般变得我这个“老宝安”都辨认不出来了。那几十层的高楼大厦呀，竖在半天云里比原来的罗湖山还要高，宝安人只有在跑香港、新加坡时，在那里见过这样的高楼，这样的气派！我敢打赌，如今深圳的柏油路，比香港启德机场的跑道还要宽敞，还要溜光……

哦，你是来采访的？是记者？采访公司？哪一家？哎呀，如今深圳的公司象天上的星星一样多，数也数不清啦！有办得好的，有亏本的，有只能维持的，有维持不下去的，有一心一意为公的，有千方百计为私的，也还有“空空道人”的倒爷和江湖骗子……

你采访的是谁？哪一家呢？

水土异也？

从深圳火车站下车，告别“老宝安”，我着实落到了这片富有神奇迷幻色彩的土地上。

如峰峦耸立的楼群，使我一下好象挤扁在昔日宝安城山山相夹的弹丸之地。我清楚地意识到：面前这条通衢大街就是“老宝安”说过的罗

湖山了。而今这里早已楼宇兀立，广厦凌空，山去云隐，处处霓虹，好一派繁华都市的景象。①

街前，53层的国贸大厦，如大鹏引颈高鸣，昂然傲视晴空。茶色玻璃罩壳在阳光下闪亮的电梯，如火箭凌空飞去。俯视一切的旋转餐厅，如巨神戴的一顶礼帽，又似硕大无比的螳螂一只全方位转动的蓝褐色眼睛。在楼宇间梭行的“的士”(TAXI)、“巴士”(BIGBUS)，乍见，如动画片中的“红甲虫”、“黄甲虫”……这片首先就令人咋舌，充满现代化气息的街市，便是深圳特区著名的“罗湖商业区”。

踏入这片花花世界，我首先想到的是我要采访的主人公活动的舞台——与内地完全不同的五彩斑斓的背景。

在岳阳，我曾听过不少关于他的传闻：来深圳没几年，他的公司就赚了成百上千万。有的说他自己成了百万富翁，有的说他儿子儿媳到美国留学去了，有的说他的钱多得存到了外国银行……

甚至还有散布流言蜚语，说他象个香港大老板成天带着女秘书这家酒店进、那家舞厅出，“花天酒地”……

真实的情况只有我手头掌握的一部份第二手

材料，这是我临走前从部份报纸杂志上剪辑下来的。

《工人日报》1987年8月10日，以《特区·信誉·党性与成功》为题，辟专栏刊载了席道栋与记者的一席谈话：

.....

记者：依靠内地的工业优势，加强横向经济联系，通过内联为对外经营创造条件，是深圳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关键一着。但内联企业并不是容易办得好的，你对这一点有些什么体会？

席：内联企业的团结一致很重要，在深圳，象我们这样的内联企业有成百上千家，但据我所知，真正办得很有成效的并不多。主要原因是这些企业只有形式上的联合，而没有在思想上变成一家人……

记者：作为企业家，要想在深圳获得成功，应该具备什么素质？

席：既要有开拓精神，还应有共产党员的党性。特区政策活，要把这种“活”用于企业的经营管理上，不能利用这种“活”去搞邪门歪道，揩国家的油。

《湖南日报》1988年5月12日，以套红标题的显著位置，以正副标题《以深圳为“跳板”开拓国际市场，我省深圳化工塑料实业公司信誉效益双丰收》，报导了席道栋和他的公司近年来取得的成就：

.....

1987年，这个公司的营业额达4000万元，税后利润300万元，创汇137万美元。这个公司连续两年被评为深圳市先进单位，公司总经理席道栋被评为深圳市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

《深圳特区报》，自1986年到1988年，先后以《小小拖鞋，走出国门——访市光前塑料制品厂》、《矢志开拓——访市化工塑料实业公司总经理席道栋》、《深圳化塑公司积极拓展国际市场》的头版头条套红标题，对席道栋和他的公司进行了追踪报导。

再看《湖南文学》1987年第9期，在“当代企业家”栏目中，发表的报告文学《淼淼洞庭通大海——记总经理席道栋》一文的题记与结尾吧：

题记：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

《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第六》

文章结尾：

开拓者的心胸，扎实的脚步，
指挥者的头脑，高瞻远瞩的目光，这就是
企业家席道栋的形象。

他，曾经历尽坎坷、挫折、可他从未气馁。三十多年来一直在寻找、而风起云涌的年代，却把他推上了属于他的位置，就象一颗星星，开始在命定的轨迹上运行，而他的运转却是以地球为轴心的。

这，就是从森森洞庭奔向大海的时代弄潮儿——席道栋。

够了够了，我不必再抄抄摘摘了。单凭我手中掌握的第二手材料，就可以回驳那些不负责任的流言蜚语，就可以为席道栋“正名”的了。然而，千里迢迢来到深圳，我所要寻找，我所要认识的，决不仅仅是一个名正言顺的席道栋，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又有七情六欲的企业家——席总经理。果然如《晏子春秋》所说的：“水土异也”，还是席总经理本身就有他的特异之处呢？究竟是“水土异也”的深圳改变了内地人，还是“性格异也”的特区人改变了这块土地呢？抑或兼

而有之，互为因果？……

……

目光从拔起的摩天大楼飞过，我问蓝天，我问白云！

啊，开荒牛……

啊，开荒牛！第一眼望见你，我就为你的伟岸气势，不同凡响的艺术魅力所吸引，所震慑，所征服！

我去寻访席道栋的公司，因头次来深圳，人地生疏，粤语又难懂，不意，车搭过了头，15路公共车把我带到了深圳市委大院前门口。市委大院自有特区的宏伟气派与格局，我朝敞荡的大门走去，还没拿定主意：是站在门口仅仅开开眼界，还是索性走进传达室，打听打听我要找的熙龙大厦怎么走……这时，我的眼睛猛地一瞪，眼前仿佛顿时天开云散，霞光万道，一片雪亮……

蓝天白云下，枕着远处的青山，近处的花圃，一头奇特的生灵，蓦然以无与伦比的气概和力度扑入我的眼帘。啊！是你，一头抵首挺角，浑身汗渍的青牛，一头奋挺着铁锚似的犄角和全身的强劲，仿佛前面在顶开一座高山，后面在拔出一棵千年树桩的开荒牛！